

香港归来的孩子



● 黄庆云 著
● 明天出版社

xiang gang gui lai de hai zi

香港归来的孩子

黄庆云 著

明天出版社
1988年·济南

香港归来的孩子

黄庆云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5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93

ISBN7—5332—0134—5

I·37

统一书号：10333·193 定价：2.3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的是中国第一代红领巾的故事。

在香港海傍街的一所小房子里，住着两个海员家庭。他们不堪忍受殖民地苦难生活的折磨，毅然参加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两家的孩子在罢工中为争取胜利，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省港大罢工的面貌，把读者带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年代，从而受到教育和启发。

内容充实，语言质朴，读来形象感人。

目 录

一 海傍街的小房子.....	1
二 两个海员的家庭.....	9
三 冬冬.....	18
四 冬冬第一次在船上.....	29
五 工会的招牌.....	41
六 冬冬第二次在船上.....	50
七 “六岁红”的故事.....	57
八 圣诞节的礼物.....	64
九 前夕.....	69
十 爆发.....	77
十一 再会吧，香港！	83
十二 不做奴才.....	89
十三 在革命的土地上.....	95
十四 毋忘此日	104
十五 新结识的伙伴	112
十六 快乐的大团圆	120
十七 工人自己的政府	125

十八	勇擒“老虎仔”	136
十九	“再见，哥哥！”	145
二十	前线和后方	155
二十一	不许通过	168
二十二	过关	179
二十三	“你们来迟了！”	189
二十四	巧遇	200
二十五	冬冬学武艺	208
二十六	胜利的小狮子	215
二十七	永远的摇篮	227
二十八	退却	239
二十九	好阿娘	245
三十	龙飞舰夜战	254
三十一	寰球会	263
三十二	3月20那一天	270
三十三	会审处的一场斗争	280
三十四	劳动童子团	288
三十五	露营之夜	300
三十六	农村劳动童子团	313
三十七	第一代红领巾	323
三十八	火凤凰	329
三十九	新团员	336
四十	泰山船上	341
四十一	前方来信	351

四十二	考验	358
四十三	妈妈啊妈妈	367
四十四	决不屈服	372
四十五	新的任务	380
四十六	被捕	388
四十七	烈火真金	393
四十八	尾声	399

一 海傍街的小房子

这书里说到的都是真实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这些故事告诉你：我们祖国的第一批红领巾是怎样诞生的，最初戴上这些红领巾的孩子是什么人，又是谁给他们戴上这红彤彤的领巾的。

提到红领巾，少先队员们、孩子们对它是多么的热爱啊！因为它是伟大祖国国旗的一角呀！国旗上的颜色为什么那么光辉灿烂？因为上面染有革命先烈的鲜血。同样，在红领巾上，也染过我们革命孩子的鲜血啊！在这个故事里，就是要把他们激动人心的斗争告诉大家。他们的姓名不一定是真的，但斗争却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中有许多是无名英雄，他们的鲜血和许多烈士的鲜血流在一起，永远地印在国旗上，铭记在大家的心坎里。

这故事从五十多年前的香港开始。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香港的历史吧。香港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小岛，是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我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这是近百年历史上，帝国主义强迫中

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开始。从十八世纪起，英国就把鸦片烟这种毒品运到中国来销售。鸦片残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英国却夺去中国大量的白银。到了1840年，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实行禁烟，拒绝英国把鸦片烟运来我国贩卖。英国政府就出兵来打我们。那时候的清朝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无能的、卖国的政府。它不支持人民的英勇抗战，却积极地推行了可耻的投降路线，吃了败仗就出卖民族利益，任凭帝国主义宰割。香港就是这样被帝国主义割了去的，还把九龙半岛也强迫租借了去。

从鸦片战争到订立南京条约之后，各国帝国主义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都把中国看成一块肥肉，纷纷想来染指。他们蛮横侵犯，强迫中国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911年中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可是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仍然把中国紧紧地束缚着。再加上国内那些野心的军阀争夺地盘、发动内战，中国象一头受伤的狮子一样，中国人民过着灾难重重的日子啊！

这里说的是香港割让了八十年后的事情了。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把香港建设得象大花园似的美丽。一条条大马路从山上开到山下，一幢幢高楼大厦在绿荫中矗立起来。可是享受着这岛上天堂般生活的不是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只能住在山下那些鸽子笼般的房子里，连鸽子笼也住不上的就只好睡在骑楼下。

海员罗世明一家人就是这些鸽子笼里面的一家。

这鸽子笼座落在海傍街。罗世明住的是尾房。尾房就是一幢大房子的最末一间小房间，是面积最小、光线最暗的房间。罗世明很爱开玩笑。他结婚那一天，对他的新娘子徐珍说：“阿珍，没有结婚之前，我的地址是海傍街469号三楼尾房第二床里面床位，现在，有了你，我就可以把里面床位那几个字省去了。”

他说的可是实话。香港地皮贵，房子挤。二房东不但把房子分租，连房间也分开床位租出去。直到罗世明结婚了，还只住半间房子。对面床位就是他的好朋友——丁良的床位。到了晚上布帘一拉，一间房子就分成两家了。

可是这两家人口都发展得很快。徐珍不几年就生了四个可爱的小宝宝。于是，他们不得不租用整个房间。丁良的妻子叫蔡玉琼。她也养了一男一女。他们搬出尾房之后，就住在冷巷的尽头，简单地放下一张床，下了布帘就算是一间小房间了。

罗世明的四个小宝宝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名字叫小春、小夏、小秋和冬冬。取这样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刚巧在春、夏、秋、冬出世，哪有这么巧的事！他们前三个出生的时候爸爸罗世明都在海上，徐珍什么事情都尊重罗世明的意见，不愿单独拿主意，没有给孩子们取个正经的名字。按照广东人的老习惯，把婴孩叫做“虾仔”，妈妈便把大哥叫“大虾”，二哥叫“细虾”，三姊叫“虾女”。到了小老四落生，爸爸凑巧从海上回来了。妈妈对爸爸说：“我们的孩子不能

老叫乳名的，要不都成一窝虾了，趁你在家，一发都给他们起个书名吧！”爸爸看了看那四个逗人喜爱的小宝宝，搔了搔头皮说：“四个小东西，叫什么好呢？……好吧，就叫东、南、西、北吧。”妈妈却摇摇头说：“这不好。你一年到头东南西北的飘泊，还嫌不够，连孩子也安上这些离散的名字！”她又低头想了一下，说：“我看不如叫春、夏、秋、冬吧。就算你不能一年到头都在家里，每个季节回来一下也好，取个好兆头。”

从此，这几个孩子，就叫小春、小夏、小秋。小老四不叫小冬而叫冬冬，那是爸爸和妈妈特别钟爱他的爱称。

孩子越长大，小房子就越显得小，睡不下了。楼梯底下有一个地方，仅仅可以放得下一块短短的床板，可以容纳得下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妈妈商得了二房东李师奶同意，多交点租钱，让冬冬睡在那里。这张床晚上铺好，早上就得拆掉。在香港，这种“晚铺朝拆”的床可普遍呢。这个床位很难为人，它既很短又很矮，坐起来头容易碰着楼梯。楼梯也太单薄，人在上面走，灰尘便象毛毛雨一样洒下来。所以，睡这种床，只有一上床就赶快闭上眼睛，才能避免沙泥入眼的灾难。醒来也得小心。象冬冬这样一个爱蹦爱跳的孩子，一时高兴，一跃而起，脑袋就会砰的一声撞到楼梯上了。

有一次，冬冬就是这么砰的一声，把头碰出个大疙瘩来。当时二房东李师奶刚巧走过，看了双眼笑成一条缝，指着冬冬的额头叫道：“冬冬，恭喜，恭喜，盖个高楼了！”为了对付她这嘲笑，冬冬眯着眼睛，把凝聚到眼眶边的眼泪勉

强留住，还大声地说：“不疼的！不疼的！不信你自己碰碰看！”这时，从走廊那边，丁良的女儿丁金闻声跑出来了。她提高了嗓子说：“冬冬，你有那么大的本领盖高楼，就给我们一个好房间住，那我就不受人家的气啦。”

那时候，租二房东的房子住可真够受气的。用电灯多几分钟，挨骂；用水多几滴，挨骂；回家晚了，挨骂；说话声音响些，挨骂。连到厨房煮饭和洗衣服，都得看二房东的脸色，房租拖迟一点，二房东的脸色更不好看了。在这个房子里，李师奶简直是最有权力的人。她不高兴，就可以随便加你的房租钱，再不高兴，还可以叫你滚蛋呢。

可是，在整个房子里，只有丁金一个女孩子敢顶她。丁金是个火性子。在孩子心目中她简直是个英雄。她和妈妈、弟弟屈居冷巷，爸爸很少有钱带回家里，因此常常交不起房租，但是她就是不怕李师奶。丁金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对不合理的事，不讲道理的人，毫不让步，连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一样。可她对罗家的孩子好极了。小春年纪大些，又经常不在家，对她不那么接近。她跟小秋就象一对出入不离的姊妹一样。小夏年纪稍比她大，性情温和，遇事不慌不忙。丁妈妈常说，小夏象个姑娘，和阿金好象掉错了头一样。可是，真奇怪，小夏的话，丁金偏偏听得进去，小夏叫她做什么她都听从。对冬冬，丁金爱护得如同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冬冬的床，每天都是她和小秋一块儿铺，一块儿拆的。她一听到冬冬受李师奶嘲笑，就跑出来保护他，抢白了李师奶几句。李师奶讨个没趣，只好鼻子里哼了一声，登登登，大声拖着

木屐走了。

在李师奶放杂物的房间里，也有一个床位，租给了两家房客——共三个人。一个床位住三个人岂不奇闻？可他们都安排得很好呢！一个房客叫郭枝，是个电车工人，在白天上班。另一个叫何其英，是船坞的临时工，专门上夜班的。还有一个人就是何其英的儿子，象冬冬那么大的何小英了。何其英生活很苦，因为不是固定工，做一天算一天。管工人的工头，香港人叫拿把温，他哪一天同意何其英开工就给他一个牌子进船坞去。每天工钱四角。这四角钱拿把温扣去了五分，经手的一个头目又扣去二分，到何其英手上就只有三角三分了。两个人靠这三角三分怎能过活呢？没办法，何其英只好向拿把温借钱。借他的钱是要纳利息的。那种高利贷叫做一大一小，那就是借一个大银元，得还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香港用银币。大的银元是一元，小的就是一角了。星期五是船坞发工资的日子，每到那天，拿把温的爪牙就遍布船坞外边，截着那些工人还债，谁敢不还就要挨他们痛打。还不了的只好再借，再借就要再纳高利了。

可怜的何其英就是这样，租了郭枝白天空出来的床位，父子俩睡在一起。也象那三角三分钱喂不饱两个肚子一样，小小的床位怎能睡得下两个人呢？常常听到咕咚一声，不是大人就是孩子滚下床来。郭枝，这个电车工人每天只有上下班的时候见何其英一面，但是他们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何其英父子俩都没有向他叫过穷，诉过苦，可是他就知道他们吃不饱。他常常从自己的早餐中留下一块面包或是一些面

条，或是一块豆泥羔给小英。晚上，他不忍看见何小英在旁边打盹，就拉他到床上跟自己睡。天气冷，他有时起来斜靠着墙坐着，让小英睡个香；天气热，他就自己趴地板上睡。许多次，冬冬来叫小英玩，都看见郭枝叔叔把半边身子伸到床底下。因为，床前一块狭小的地板，也是不够他伸展那粗大的手脚的呀！

冬冬不但和小英是好朋友，对郭枝叔叔也是很友好的。他知道郭枝叔叔是疼孩子的。

今年刚过了元旦，这里就起了一个变化。何其英顶撞了拿把温，拿把温怀恨在心。有一天下班，按照船坞的规矩，所有的工人都要被搜身。那些爪牙搜到何其英身上时，乘他不觉，一个把挫刀放进何其英的口袋里，一个把挫刀搜出来，硬说是何其英偷船坞的东西，还诬赖何其英企图行凶，把他扭送到“差馆”（差馆就是差人办公的地方，等于警察局）。最后判决把何其英驱逐出境。从此，郭叔叔的床位，白天也空着了。

房子里另外那一家人便是二房东李师奶。她住得比所有房客都宽敞，有大厅也有房间。她家只有她和她的独生子李佐治。李佐治比冬冬大一岁。几家人只有他一个读书，又是在官办的皇仁书院，以读英文为主。香港人把这些学校叫“番书馆”，读番书的孩子叫“番书仔”。李佐治就是一身番书仔的打扮，头上一个八字分头，妈妈用发蜡给他梳得黄丝蚁也爬不上，身上一件大襟长衫，下身一条西装裤。李佐治可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他很喜欢和这房子里的孩子玩在一起，特

别是冬冬。他总觉得这些孩子们头脑灵，主意多，性子爽，胆量大。他妈妈虽然很宠他，可是，在李佐治的眼里，妈妈除了有好东西给他吃之外，她就比不上这房子里任何人了。

二 两个海员的家庭

罗家孩子们都很爱爸爸和妈妈。在他们的心目中，爸爸就是代表着正义和力量，妈妈却是世界上最温柔、最可爱的人了。他们住在大海旁边。海员的孩子们，对大海的感情又跟别人不同。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家就是一条不动的船，而爸爸的大邮船，却又是海上一座会走会蹦的大宫殿，载着几百人，过着王子、公主和神仙般的生活。而他们的爸爸，就是大邮船上的一个魔法师呀。爸爸把船驶到全世界，回来把看到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还告诉他们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妈妈从小在顺德乡下采桑养蚕、缫丝，到现在还保留着缫丝姑娘的细致和好心肠。妈妈爱谈养蚕，谈乡下的生活。每年春天她总要买几条蚕儿给孩子们放在纸盒里养，看它们吐丝。妈妈对孩子们说：“你们知道谁迫着妈妈不养蚕的？就是那些番鬼佬啊！他们造了什么人造丝，是劣货。可是他们掌握了我们的海关，进来只抽一点点税。我们的官僚不争气，却反过来抽我们的蚕丝什么釐金。一匹丝到广州就得过十二重关，纳十二次釐金呀。蚕丝没人买，妈妈只好到香港

谋生了。”

妈妈也不管孩子听懂听不懂，她自己就动了感情，想哭鼻子呢。可冬冬却嚷道：“妈妈，你要是在乡下养蚕，谁到香港养我们呀！”又把妈妈逗笑了。

妈妈还保存着从乡下带来的一块四四方方的丝巾，象雪花一般洁白，星星一般光亮，流水一般柔滑。这是她自己养的蚕，自己缫的丝织成的。每年，妈妈总是把这块丝巾拿出来扬着，扬着，逗小秋说：“小秋，哪一年我们攒了钱，送你上学，拿这块丝巾给你包书，全香港的小姐的包书中都比不上你的了。”可是，妈妈哪有能力送小秋上学呢！小春和小夏都只上了两三年就停学了。因此，这丝巾每年只拿出来扬一次，又收起来了。

但是，罗家孩子并不因此就学不到东西。他们除了自学之外，爸爸回家来告诉他们的东西，那就丰富呢。当李佐治苦着脸儿读自然课，什么“早上起床，面向太阳，前面为东，后面为西，右手为南，左手为北”，死啃硬背怎样去分辨东南西北时，罗世明早已把地球是圆的，是绕着太阳转的道理告诉孩子们了。他们不但能辨认方向，还懂得为什么天亮和天黑，和一年里有春夏秋冬的道理呢。

妈妈虽然识字不多，可是最理解爸爸的话。她特地买了一张世界地图挂在墙上，到爸爸航行西半球的时候，她就会告诉孩子们说：“孩子啊，我们要是能够在地球上钻一个大窟窿，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爸爸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又对他们说：“爸爸这时候该起床了吧？”孩子们就高高兴